

經部

論語纂疏卷八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爼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爼豆之對其旨遠哉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録曰問固窮二義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荅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荅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荅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愚謂泛言其理則何氏之說為長就子路言之則程子之說為切故集註以為皆通而必以何氏之說為先也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此聖人之事學者固宜深味○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之有無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一身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發之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語錄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

就下面推上去。又曰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纔點化便透子貢却是資質明敏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録曰問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非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固有當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一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

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又曰天則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陳氏曰謝氏譬天之造化發育萬物亦是一元之氣流行貫徹初無二理末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形迹即以結前意爾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語錄曰曾子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

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没收殺大率子貢緣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没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輔氏曰是道之傳蓋難其人聖門諸弟子唯顏曾得之雖子貢之敏識猶有憾焉則其餘諸子又可知矣學者不可承虛接響少有得而輕自大非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致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未可妄議其涯涘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己。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蔡氏曰案夫子阨於陳蔡之間子路則慍見子貢則勸夫子少貶唯顏子則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害不容然後見君子此與由賜之見異矣故夫子既告子路以固窮之說而言未竟復呼子貢告以一貫之說謂女以子求為多學以識之歟我只有箇一自然多貫了所以釋其少貶之疑又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教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曰純敬不已無事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為無為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廵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邪曰即書而考之

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久長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胡氏曰謂之敬德之容者由外而知其內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七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禄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語録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

所在常若有見文集曰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語録曰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輔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常皆誠實自修之事人能如此則心存而不放何往而不可行哉然或勉之於暫而不能常有人作而無人輟則又不可故必持之於悠久之際而自彊不息體之於心目之間而未嘗或離夫然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

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語錄曰鞭辟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勇猛著力翻將轉來始得○又曰辟如驅辟一般○又曰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又曰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自明矣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又曰明得

盡時查滓自已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己合。又曰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為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顔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曽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曽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輔氏曰自家本自與天地同體唯為氣稟物欲間隔昏蔽故不能與之為一質美謂氣質之純厚清明者誠實做出到得那其知旣致其欲不萌處則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資質稍下者則當且以莊敬持養之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内外之符也功夫到後其至一也。胡氏曰只此是學言正學者當用力之地也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者天資高則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敬持養者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必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以致私意之消釋此專為學者言不主乎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或問尸諫之說曰案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語録曰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則成德之名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死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

所賤易所貴之宜○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求生則咈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則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語録

曰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録有誤若有那實理人須是見得見得恁地確定便是實見若不實見得又都閑了○又曰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或曰理在

物見在我曰是如此○董氏曰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輔氏曰程子之說有知有義有仁實見得是非者知也生不重於義者義也生不安於死者仁也三者體一而用殊但論學則以知為先成德則以仁為主所謂一箇是只是理之所當為心安而德全則能成就得一箇是矣○胡氏曰所見者實私意不存當死而死惟理是視所謂只成就一箇是也○求嘉陳氏曰旣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黃氏曰賢以事言以大夫言賢者見於有為者也仁以德言以士言仁者見於修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相示以禮相觀以善而在我者有敬畏而無怠惰焉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歳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語録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物出來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歳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

也語録曰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邵康節言到子上方始有天而未有地到丑上方始有地而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或問夏時之得其正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

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録曰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或問周輅為過侈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百工聚焉則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

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胡氏曰車之為用也費廣故商之木車質而得其中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或問周冕之不為侈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胡氏曰冕之為用也費寡故周之五冕文而得其中○永嘉陳氏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

為貴者車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乆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語錄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遠之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揺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絶之治道保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喪其所守故屏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

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語錄曰三代制作極備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具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輔氏曰春秋大義數十皆夫子斟酌三代之禮而為萬世常行不易之大法孔顏雖不得行之於當時然即此而觀則具為治之法可以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蔡氏曰案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

近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己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胡氏曰竊者非所當得而陰私取之也言不稱其位則有非所當得

者矣言有愧於心則有陰私取之者矣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修語錄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録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或問慧之為智曰慧之為言固明智之稱也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愚謂智本一而發於言用則有公私之不同私智則智之行於私者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

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或問此章曰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胡氏曰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語録曰義是就事上說○又曰是制事先決其

當否了。愚謂義主事而言故以制事釋之君子之於事必裁之以義義所當為而後為所以謂之質幹也

而行之必有節文

語録曰行是大綱行時。又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又曰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

出之必以退遜

語録曰出則始自此出去。又曰出是從此發出。又曰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遜他然遜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

成之必在誠實

語録曰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為。又曰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孫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

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榦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輔氏曰此四句只是一事者謂每事皆當如此一有闕焉則首尾不全矣又曰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録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内也不知義之所在。輔氏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是從内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内。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質推而上之也。永嘉陳氏曰以敬為主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

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輔氏曰有實斯有名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故君子以為恥非恥無名也恥無實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没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不太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或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

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輔氏曰推己及物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輔氏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本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毀譽之説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豪髪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非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見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

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語錄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奬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可如此也○胡氏曰毀云損其眞者叔孫武叔之毀是也譽云過其實者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皆失其

善善惡惡之正者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或問斯民為今日之民曰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詞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所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為粗得其文意者豈西漢諸儒嘗有是説而何晏失之也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語錄

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又曰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

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愚謂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馬借人己偶有餘不吝以自私如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類也二者公心之見於事為者也故楊氏以為二事豈夫子初年居魯魯俗習於文學之化猶有此事晚年歸魯政在三桓風俗日異偶有所感而為是言歟亦借是以明時變之不如古也然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並故又取胡氏之說於後亦闕疑之意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而皆為不忍何也曰忍之

為義有所禁而不發云爾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須斷而輕決則又失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辭非謂衆之好惡為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以詳審耳孟子於匡章陳仲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

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或問此章曰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為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輔氏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合而言之論其極致則然也然析而言之則人心有知覺道體無作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語錄曰問張子如此說孟子集註却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心了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語録曰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又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寛廣以求之不惑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 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

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輔氏曰仁是本心之德天理之全無物不體無時不然元無虧闕間斷唯是私欲横生則便遏絶殄瘁而不得接續雖曰知足以知之而實不能有諸己矣苟無私欲以間之則全體是仁安而行之不待强勉而其所知自然在我而不失此所以必於仁而言守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

之語錄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闒闒婁婁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語錄曰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語錄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輔氏曰不

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或問此章曰太抵發明内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具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具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具德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

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文集曰一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夫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

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或問當仁不遜之說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遜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遜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輔氏曰遜乃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所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

所與遜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䝉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語錄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者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爲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乎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别而言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禄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豪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一有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則其為是事也必至於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朝勤而夕怠始鋭而終衰亦何能有所成乎。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禄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事而後有計禄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勝者幾希豪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者所當深辨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禀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於同則在乎修道以為教者何如耳故君子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胡氏曰辭言也達通也而已矣止乎是之謂也有是意必假是言以通之言虛而行實故聖人教之常使之謹於言而不能不言者亦惟假之以通其意耳出乎意之外非贅則誣也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皆徒言之弊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大師皆以師名磬鐘笙鎛韎籥皆曰師冕名胡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茷師慧之類　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夫子相師之際盡夫誠行夫道而已不與焉此亦聖人之庸行也○胡氏曰瞽必有相者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云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使其有相不必如是屑屑然矣○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

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胡氏曰洪氏疑此篇為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篇内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備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愚案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杜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魯附庸也愚謂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愚案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愚案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顓臾在蒙山下先王封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語錄

曰問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毋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一

縣地大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

亦難考究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

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

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一舉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如此而季氏懵然不知冉有又從而為之辭此聖人所以不得而黙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輔氏曰聖人會義理之歸達明睿之照則其遇事也雖其曲折肯綮皆軒豁呈露而無所隱遁故其發而為言自然明切周盡如此是豈從事於言語者所能及哉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輔氏曰此亦常情之通病盖學未至於窮理盡性物我並觀者當此之際未有不歸咎於人以自解釋也然亦安能逃於聖人之照哉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語録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瞽者之義相夫子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户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愚謂兕似牛一角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謂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柙檻也愚謂檻櫳也一曰圈以藏虎兕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語録曰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輔氏曰此可見聖人之言委曲詳盡蓋使之以類相況而自得之耳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問此一節曰是時季氏據魯國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貧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

故夫子微辭以告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輔氏曰謝氏得夫子所以深責冉求之意洪氏則又得夫子在當時雖不得位而餘福亦有以及人之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輔氏曰聖人見理而不見事且言理則勢在其中此亦尊德性而畏天命之一端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輔氏曰聖人渾是義理故理上看得精切如此所謂大約縱有遲速所爭亦不多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此因上面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言之也天下有道諸侯既不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輔氏曰此

其有道之極致大驗也使天下有一人竊議焉則其道猶或慊而人君不可不反求之身也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然後為有道之極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胡氏曰此章三舉天下有道言之文不相蒙故曰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

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專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爲二章爾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輔氏曰蘇氏解文字說得著處非常好蓋緣他看得文勢出又有筆力發得來精神如此章之說亦其一也○陳氏曰魯雖無桓文專征伐之

事然征伐亦不無寀春秋可見凡征伐皆天子之事非諸侯所宜出則魯亦豈得為無僭者邪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或問三友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護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故可聞過而進於誠明也言聞過則真有所聞言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蓋諒與多聞未足以進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也便習

熟也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或問損者之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貫通之意矣○胡氏曰便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習於威儀則謬為恭敬工於媚說則巧相順從習於口語則取辦於頰舌故損益相反○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胡氏曰禮樂皆有自然之節因其節而分別之也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

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語錄曰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黄氏曰三者損益相反集註或問自不同愚嘗拾其遺意而釋之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徵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以德言也君子學道則愛人以位言也

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文集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輔氏曰陰陽之氣塞乎兩間而人所資以為體者也就其體而分之則有氣有血焉氣者陽之為也血者陰之為也而精又氣血之精者也陰陽氣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輔氏曰知者心之用也理者性之蘊也血氣者形之資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不為血氣所使則心為之宰而性與質各得其分焉是亦一本而已矣○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

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髙而德彌邵也

語録曰到老而不屈者是志氣。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継血氣衰極也不由他。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鋭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鋭而好勝則戒闘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變者無知常者常覺覺者為主而使無知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語録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他方得○問三畏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語録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愚謂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册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絶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胷中者所謂生

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

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語錄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語錄曰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錄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

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胡氏曰九者之則義理曉然纔思則不差矣故省察則能中道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顔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也語蓋古語

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語錄曰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語錄曰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問顏子所造所得伊尹太公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胡氏曰駟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富是言有馬千駟異是言餓于首陽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古人引詩斷章不必用詩之本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敎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敎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

事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物莫之揺此其所以能立○愚謂通達詳明以詩禮之義言和平堅定以學詩禮者之效言與與立又其效之著見者也

聞斯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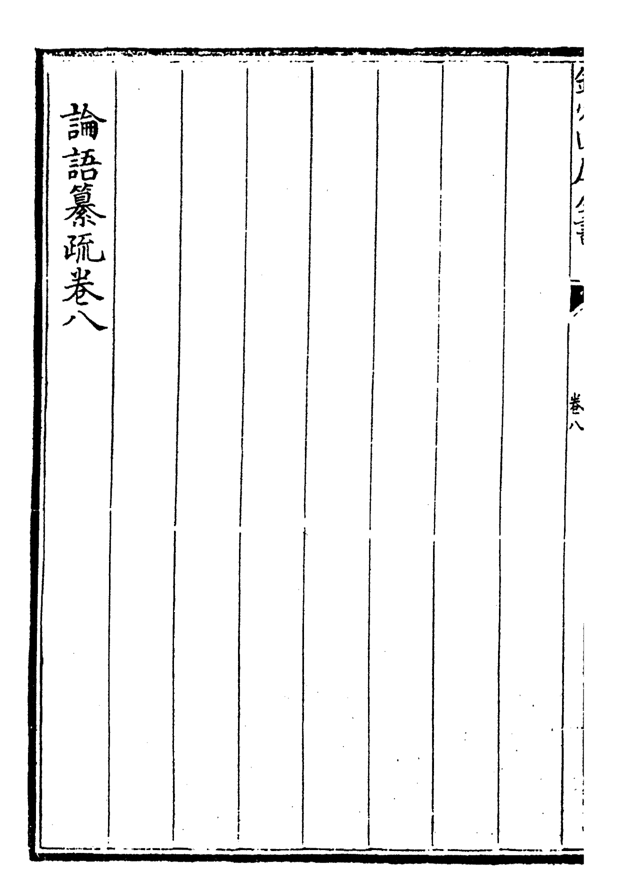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愚謂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



論語纂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纂疏論語卷九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論語纂疏卷九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

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瞯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

孔子而諷使速仕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集註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爲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爲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且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説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

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輔氏曰觀其懷寶失時之説有敬愛聖人之心則知其爲善意觀其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及見孔子而諷使速仕之説則知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也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語録曰問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以矙亡來我以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輔氏曰禮無不答亦無不稱貨雖假禮夫子自行禮以答之也然其往拜也必時其亡而往焉則又時措之求其稱也○又曰聖人

之事雖縱横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固不可執其一節而論也必周旋反覆而觀之然後爲盡愚亦謂不自往見者義也時其亡而往拜者禮也不終絶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備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語録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爲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温氣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輔氏曰道外無身者身乃道之所會也身外無道者道乃身之所出也身詘則道詘矣若曰詘身以信道則是離身與道爲二物矣此雄

之所以黽勉於莽賢之間而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或問氣質之性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曰然

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語錄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又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又曰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又曰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愚謂此所謂性固不可即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故集註下一兼字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或問習之相遠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

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語錄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又曰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指乎理而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謂之同謂之一則言已贅矣又何相近之可言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語錄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

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録曰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説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説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爲桀紂桀紂不可使爲堯舜之類夫子説底只如此程子却又推其説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又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説道没這道理絶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彊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又曰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程子所謂雖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輔氏曰此必一時之言但録之者以其兩意故

著二子曰字以分其章然兩章既相承則亦不害其爲一時之言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黄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黄氏曰上撫乎下下順乎上此道之當然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故

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

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無以禮樂爲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邪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輔氏曰詳味集註章末之說則於其辭氣抑揚之間眞得聖人寬廣樂易之氣象學者所宜深加玩索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語錄曰此是古註說○又曰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弗擾既為季氏臣便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也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

爲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黄氏曰心主於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而施之事則無悖繆之失而事之理常得。輔氏曰五者皆吾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蓋

恭則仁之著也寬則仁之量也信則仁之實也敏則仁之力也惠則仁之澤也故能行是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胡氏曰心主於五者則本心不失故曰心存以是五者施之事則揆之於理而合故曰理得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輔氏曰行是五者則周心存而理得矣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又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舉矣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氏曰仁道無所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爲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疑其不足於恭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疑其不足於寬也問行而告以忠信則疑其不足於信也

問政而告之以無倦則疑其不足於敏也以至於色取仁而行違則疑其不足於惠也五者咸備則在子張爲仁矣○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爲子張之所不足也任倚仗也語錄曰任是堪倚靠○又曰任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又言其效如此黃氏曰通指恭則不侮以下五句而言也○輔氏曰恭則無不敬故能不侮於人寬則無不容故能得於人信則誠實於已而人知所倚仗敏則專力於事而功無不成惠則有以浹洽於人心故人皆易使此皆以其效言也○胡氏曰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徧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

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寛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　胡氏曰謂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輔氏曰李氏於文體亦可謂密者此必記者有工拙之不相同也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爲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汚已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爲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 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忍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輔氏曰聖人道大德洪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

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黄氏曰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

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輔氏曰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謹守體道之大權則學者所當致知而未可遽行也至於論聖人之仁智則又因程子之說而發明之生物之仁天地之心無所擇也知人之知聖人之事有所別也二者蓋並行

而不相悖焉夫弗擾佛肸之召夫子欲往者無不可也不絶人之仁也然而終不往者無可也明庶物之知也自聖人觀之則固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爲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爲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黄氏曰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孟子言詖辭知其所蔽詖者跛躄之類謂倚於一偏也所以倚於一偏者見彼一偏而不見此一偏是有所遮蔽也○輔氏曰其所以遮掩者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也○胡氏曰亦猶爲物所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黄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天理者何也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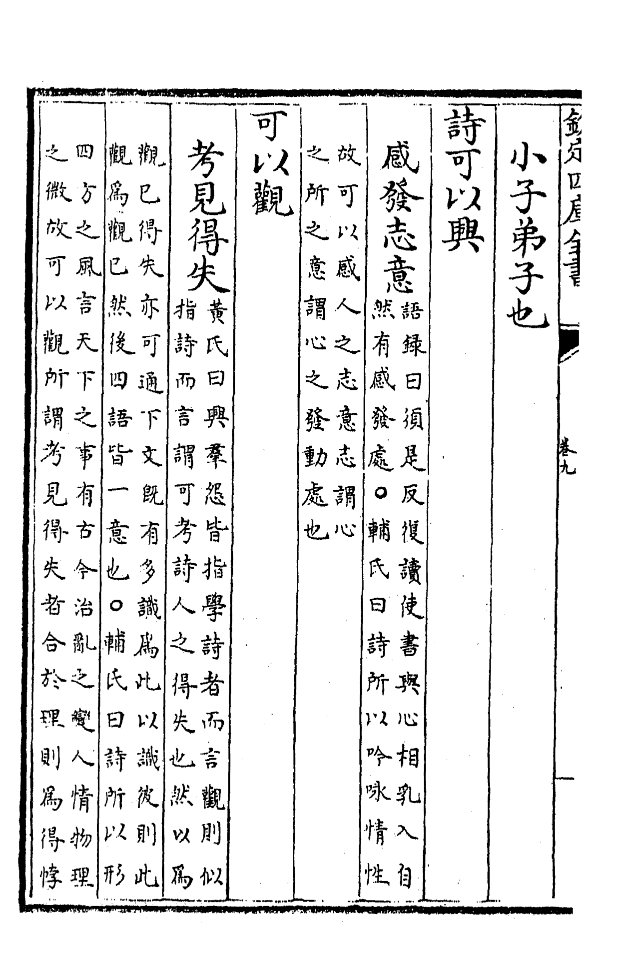
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篤好之不復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輔氏曰六言謂仁知信直勇剛之六言也是六者皆人之美德苟能學以明之則存於中者固有夫本然之理而發於外者固有夫當然之則矣人之好之是秉彝之良心也然徒好之而不知學以明其本然之理則隨其意之所向而各有所蔽是以其發也皆失其當然之則而又陷於惡焉故好仁不好學則蔽於愛而爲可陷可罔之愚好知不好學則蔽於通而爲窮高極廣而不知止之蕩好信不好學則蔽於固守而賊害於物好直不好學則蔽於徑行而訐人之私好勇不好學則蔽於敢爲而或至於作亂好剛不好學則蔽於不屈而或至於爲狂是以君子惟學之爲貴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

輔氏曰人若固

執必信而不知學則必至害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唯有剛有柔而已勇則剛之發出者也狂躁率也輔氏曰此狂字與狂狷之狂又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得好子路勇以爲善且嘗有何必讀書之說則其失在於未能學以明善也宜矣曰勇曰剛曰信直又皆子路氣質之偏故夫子特告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語錄曰須是反復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可以感人之志意志謂心之所之意謂心之發動處也

可以觀

考見得失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爲觀已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爲此以識彼則此觀爲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輔氏曰詩所以形四方之風言天下之事有古今治亂之變人情物理之微故可以觀所謂考見得失者合於理則爲得悖

於理則爲失也

可以羣

和而不流輔氏曰羣居之道雖止於和和而無節以至於流則又失已詩之言雖發乎情性而温厚和平然止乎禮義而未嘗流失故可以羣

可以怨

怨而不怒輔氏曰怨者人情所不免當怨而不怨則失之疏怨而至於怒則又失之過而或至於傷物凡詩之所譏刺者固不免於怨然亦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温厚和平之意故可以怨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輔氏曰父子君臣凡弟夫婦朋友之道詩周備矣五者之中君臣父子又其重者故特舉而言之其曰邇曰遠則所包者闊矣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

學詩者不可以不盡心於此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

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蓋詩之正風也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者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修身

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語錄曰問若不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

而不事於末周爲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磬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爲禮非鐘鼓無以爲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爲禮鐘鼓爲樂○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

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黄氏曰程子集註之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集註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之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爲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蓋不特見於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而已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體會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也○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然學者紀録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其近且粗者極言之非真所謂禮樂也然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爲樂之本也○愚謂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

其義始備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録曰爲他意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黄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爲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亦猶都鄙

之稱鄙之爲言美矣鄙之爲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之類歟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輔氏曰原若如字讀則無義故依荀子讀作愿愿有謹信之意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黃氏曰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繆而稱之以爲愿也○輔氏曰其同流合汙不敢少異於人而又居之似忠信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爲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理反爲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

鄉原不欲爲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而外爲詭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者乃所以害夫廉夫子所以深惡之也○胡氏曰賊害也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輔氏曰聞一善則當畜之於已以成就其德此學問自修之道也若是方聽道塗之說而復以道塗言之務以悅人而不知爲已則是自棄其德矣○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

聽塗說則棄之矣輔氏曰王氏引大畜之象以解此甚爲的當但於道聽塗說少分别耳其意似以四字爲一意只是箇輕聽易說而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昬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蓋如有周不顧帝命不時語急而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底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輔氏曰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

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了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爲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無所志故得失之爲患至於如此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常平和則安寧一失其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爲善一

失之偏則亦爲疾矣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輔氏曰古今氣數固有箇大盛衰而一代一世又各自有小盛衰此之所言蓋兼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語錄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

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愚謂論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陳氏曰朱是南方正火色赤紫是北方閒水克火赤黑色似朱而非朱

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輔氏曰利口之可惡雖堯舜之聖猶自畏之凡

天地之間是非賢不肖一切變亂而移易之且其持之有故其言若有理人君一或信之則其危亡蓋有不覺其然而然者自古以來國家之傾敗皆可覆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而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曰觀子貢之說則可

見矣然此語必須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又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則言其體也精義則言其用也靜而涵動動不離靜自然而然莫如其所以然故謂之精義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

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顔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隠之意相發學者詳之輔氏曰前篇所謂吾無隠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隠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隠與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隠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隠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静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

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胡氏曰禮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如此其峻者然其所以得罪之事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絶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

所以深教之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絶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處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急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没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愚謂榆柳青棗杏赤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正此謂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輔氏曰此亦述宰我之意也然天運固一周矣時物固皆變矣而吾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又可因彼而廢此乎）尹氏曰短喪之説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輔氏曰尹氏説固忠

厚然宰我之失亦自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爲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語録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細一般又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也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語録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看古人小祥縓緣者一入爲縓禮有四入之説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

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輔氏曰宰我二説皆是其所執而欲以短喪者然未嘗反其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故夫子但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問之此蓋欲其反諸心以求其不忍之實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輔氏曰宰我蔽執之深雖聞夫子之言而不察其所以言之意不反諸心以求

其不忍之實而遽以曰安爲答則其不仁甚矣故夫子又言凡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故不食聞樂不樂故不聞居處不安故不處皆自然而然以發其本心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然後復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輔氏曰孝

者爲仁之本於此而閼絶之使不行則人之道息矣且夫宰我之所謂安者使其不求諸心隨口而言則固已爲不仁矣若其心誠以爲安則其不仁又甚焉此所以見其出而深探其本以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爲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

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輔氏曰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爲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爲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

愽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愽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文集曰此非是啓愽弈之端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

此救其失也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唯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故在上則逆理犯上而爲亂在下則肆欲陵上而爲盜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是告之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輔氏曰詳味其言尚有自負其勇之意而始疑聖門之或不以勇爲尚耳若子路後來進德地位煞高必不復以此爲問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要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輔氏曰此正所謂不近不遠之閒道理也夫小人女子雖有難

養之情在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有以銷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有以弭其多怨之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輔氏曰聖人之言特限於四十則可知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胡氏曰皆圻内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語錄曰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

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輔氏曰愛之理此分言之心也仁之德此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也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蔡氏曰比干之死非沽名也箕子之生非懼禍也微子之去非要利以忘君也此可見其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比干以諫死猶庶幾感悟乎紂之心箕子佯狂爲奴意其猶有規諫之意微子抱祭器而去蓋不忍生視其宗祀之絶此可見不咈乎愛之理三子之去就死生其志不在乎一身而惟在乎愛君憂國此可見有以全其心之德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愚謂三人之事雖不同而各得其本心則同故同謂之仁仁則本心之全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下去也或

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輔氏曰以前章例之而知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葢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愚謂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特釋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虞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

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隱逸之人皆是也夫子於齊於魯非不欲仕也亦未嘗必於仕也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三仁柳下惠則庶幾矣接輿以下則皆未免於偏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慇懃諄複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接輿之於孔子既比以鳳又譏其衰既欲其已又懼其殆可謂知尊聖人矣然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則不知聖人無過之可悔無善之可遷是知尊聖人而未知聖人也其趨不同者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意有堅守之操

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輔氏曰桀溺之意以爲夫人有反之之意則夫子有易之之理今天下皆亂如水之流而不反則誰肯聽夫子之言行夫子之道而夫子亦安能有所變易其人也哉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輔氏曰夫子嘗去魯適衛適楚以至微服而過宋以辟陽貨之難此又其辟人之實也故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至於桀溺之見則以爲天下皆滔滔而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辟者故絶人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辟世耰覆種也胡氏曰孟子曰播種而耰之旣播布所種乃耰以覆之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矣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愚謂程子

之言切張子之言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絶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則固可見矣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

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愚謂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此固子路學力之所致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

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

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或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

然亦未嘗懷私徇禄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
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語録曰問仕所以行
君臣之義又云亦非忘義徇禄此義字似有兩意曰
只是一意纔説義便是總去就都説道合則從不合
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説要出仕爲義然合則從不
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説不仕便都
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
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
非義○又曰舊時人説此段只説道合出仕纔仕便
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
説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
之如何○輔氏曰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
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
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于

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爲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爲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禄如世俗之仕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輔氏曰范氏言隱與

仕者之弊詳且盡矣與鳥獸同羣隱者之弊也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語出莊子謂決絶其在我性命之情而不顧而唯在外之富貴是貪是欲者也世之人苟不知學則不陷乎此必溺乎彼夫然後知依乎中庸者爲難也惟聖人之心渾是義理故旣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而終不離於中庸之道也夫所謂依乎中庸之難者蓋非義精仁熟周旋中禮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 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言中倫謂所言有得乎義理之次第行中慮謂所行犂然有當於人心也即義理所在也所謂有意義合人心者其味深矣人心乃人之公心也諸說多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 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輔氏曰遁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此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以自示其不可用此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事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矣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輔氏曰孟子只言無不可而已不言

無可也然反而觀之則爲可矣知可仕而仕則是無不可也不可仕而不仕則是無可也要之七人者皆是有可有不可之人故其制行各異孔子則無可無不可唯其時與義而已○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葢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髙與栁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

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輔氏曰遯世離羣皆乾卦文言之辭然遯世無悶固聖人事至於離羣二字則似乎未善今并言之者但取二字以足遯世爲句耳不取其義也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爲高矣隱居雖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

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晩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或問何以知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内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摇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輔氏曰自大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而然未必夫子之言也輔氏

曰以章首皆無子曰二字故知之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輔氏曰張子以爲記者及此必有所謂故推言如此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或問施之爲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

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為得○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輔氏曰四者皆君國子民之事○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遺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輔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

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黄氏曰接輿沮溺丈人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禄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禄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纂疏卷九

論語纂疏卷十

朱子集註　　　宋　趙順孫　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輔氏曰詳考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可見然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也子貢穎悟之質固次於顏子子夏篤質之質固次於曾

子矣而顔曾之學力又有非二子之所能及者蓋顔子之頴悟知之固徹而行之又至曾子之篤實行之固至而知之又徹至於子貢之行子夏之知則皆未能有以充之而極其至也○胡氏曰以顔子之明睿則頴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語録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真氏曰義

敬哀皆言思而致命獨不言思者蓋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首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黃氏曰四者立身之大節危人所畏也得人所欲也祭與喪人所忽也於此而各盡其道也是人之所難能者而獨能之也其可已矣若曰大節既得爲人之道可以無憾矣此與子夏竭力致身必謂之學之意同夫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也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大快然或問之意則又與集註不同讀者兩存之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

虔反亡讀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輔氏曰有所得謂德也守謂執也太狹謂不弘也德孤蓋用坤卦文言之辭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弘以量言然量有氣量有德量此蓋兼氣與德而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輔氏曰有聞謂道也篤謂專而厚也道廢則猶言終亦必亡而已矣也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録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輔氏曰可者與之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寛狹則不廣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黃氏曰以能容人爲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

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輔氏曰必如是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爲已之實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或問小道爲農圃之屬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黄氏曰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

不爲無益然求其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許行欲以並耕而治天下此孟子所以譏其相率而爲僞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者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楊墨老佛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所謂正牆面而立跬步而不可行者也

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黄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語録曰此四者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黄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其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蓋初本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其後易之者則專主於

心之所存而言也若以學志問思有益於事而爲言乃是有所求而自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也以此見集註愈改而愈精也或曰何以言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而近思則皆求其在已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爲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爲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日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也○永嘉陳氏曰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則仁便存指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

離了心外便何處求仁○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語録曰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説淺説都如此○永嘉陳氏曰徹上徹下謂下學中天理便在此無兩箇塗轍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哉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哉不惟如此又見四者之中已具力行之意若能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固在其中矣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耳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語録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便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須是一步了又一步如升堦升第一級了便因第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又曰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又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直理會得分曉透徹且如煑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却煑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

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能透徹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文集曰致者極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黄氏曰居肆之與學二事若不相類然以下文成其事致其道以致訓極則成猶極也極猶成

也事之與道欲至於成非用力之專不可也居肆如務學則心不外用而其業日廣此事與道之所以成也不然則皆將半塗而廢矣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語録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也○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見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爲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

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旣曰爲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爲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説則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説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説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説之比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黄氏曰不能謹身而至於有過者過也不能改悔而文以爲欺又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爲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爲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黄氏曰儼然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輔氏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蓋他人所以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者皆有意為之蓋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此喻甚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輔氏曰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之類故云猶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小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大德之所在也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之所在也

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語録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黄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猶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可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

者之不可不察。輔氏曰道理無空闕處亦無間斷時無大小精粗一有空闕間斷便是這裏欠少了更無填補處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不然直至死而已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節出入可也之論則是未免有自恕之意此所以不及曾子歟。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者不致意焉則併其大者失之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　埽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

所得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彊而語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語録曰問聖人事是甚麽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問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

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語録曰此章將謂無本末無小大後來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若不得程子說得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又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

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陳氏曰須是先從事其小者近者而後從事其遠者大者是謂循序漸進由末以達本工夫不偏靠在一邊 又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或問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曰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爾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詞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

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文集曰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盡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語錄曰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當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全體也○問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

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黄氏曰以易考之其曰形而上者蓋對形而下者而言形非有象之可見特因下文形而下者而爲文言器乃形形而下而道則形而上也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夫事物之理而言也洒掃應對事物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矣故曰理無大小也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語録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

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黄氏曰其曰精義入神者蓋言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之類是也程子引此以與洒掃應對對言蓋以至粗之事對至精之義也至粗之事與至精之義固不同然至粗之事其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説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

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語録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又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説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説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黄氏曰然之爲言猶曰如此也其如此者謂洒掃應對之節文也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黄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不過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

愚案程子第一條説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

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黃氏曰以集註所引程子四段細推之則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至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小大精粗者爲之也亦足以見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或曰集註又以程子第一條說本章文意最爲詳盡者然尹曰此亦取其所釋傳與倦之義爲詳盡耳然以先後二字考之則程子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註先後以義理之精粗而言則程子之說又不若集註之說爲當也○愚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

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爲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爲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

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輔氏曰此又推極此章之義而言之也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要之學是終始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皆假設得失兩端而言之故不害子游直以爲喪致乎哀而止則

其言便有過於高遠而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乎哀然禮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君子造次顚沛不違乎仁豈以哀戚之故而遂廢乎禮哉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愚謂不誠實則無眞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輔氏曰難與並爲仁實具此兩意蓋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

密察之功既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内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内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文集曰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蓋善之也○語録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

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或問民散之説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内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黄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

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入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輔氏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世儒乃以上兩句生説曰子貢服行恕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本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行其説以爲眞得子貢之心者故朱子於此既述其正意而又明言或者之説而斥以爲非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

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忽而無所據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宫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

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絶謂以謗毀自絶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絶人之心彼謗毀者自絶於聖人耳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

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輔氏曰大則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可為若化非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為唯其非人力之可為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語録曰問那處見得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胡氏曰植其生者制民之産使足以仰事俯育之類斯立則民即得以遂其生矣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黄氏曰行謂惟命之從綏安也來歸附也黄氏曰綏謂撫安之來謂來歸已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語録曰問那處見得鼓舞曰放勲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處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陳氏曰感乃上四者應乃下四者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愚謂神化謂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也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非人力之所能爲而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輔氏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有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矣學者所宜熟玩而深思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歴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或問歴數之説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奈何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歴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説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允信也語録曰是眞箇執得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或問執中之爲無過不及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

者喜怒哀樂未發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輔氏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如人臣然有職則有祿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君之職在是矣儻四海之人有困窮則是君失其職則天祿固當永絕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黒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語録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

命而伐桀之詞也輔氏曰桀有罪已不敢赦者爲天吏而行天討也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者不敢有一毫判天下之心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輔氏曰所以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者蓋以其身教之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誠是不關他事此蓋言其實理然耳後世以已私窺聖人者曰此聖人以道媚天下也聖人寧有是心哉侮聖人之言甚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切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輔氏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所由歸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説音悦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輔氏曰記者以是終篇則其慮後世遠矣聖人之學始於格物而終於國治天下平本末具舉體用不遺其爲之有序其成之有驗固非如異端邪說之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自以爲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者之爲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陳氏曰暴與賊意相似何以分別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猶之猶言均之也語録曰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語録曰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若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若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愚謂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爲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語録曰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纔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也○又曰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蓋緣只見得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輔氏曰程子知而信之之說甚善此政孟子所謂知而弗去者是也若知而未信則知猶未至也知而信之則如人之知東西南北無一毫疑惑之心也命固天之所賦予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所謂命則指氣而言謂貧富貴賤窮通得喪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學者必知此命而信之始有箇地

盤可以進修見害亦不苟避見利亦不苟就故全得在我之義理然後可以爲君子也不然隕穫於貧賤怵迫於利害俍俍然無容足之地其何以爲君子乎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輔氏曰禮謂三千三百之禮文是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苟不知之則耳目眞無所加手足眞無所措一視一聽手持足履皆冥行妄作而已矣將何所據而能立乎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輔氏曰言者心之聲也故因言之得失則可以

知其人之邪正繫辭所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云者皆是也此其工夫密矣固非臆度意料者之所爲必先格物窮理然後能之○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黄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已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已知已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能知已者未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益乎已三言之簡而其意無窮列之論語之末其旨遠矣○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能是三者則內

足以成己之德外足以盡人之
情故尹氏以爲君子之事備矣

論語纂疏卷十